

烟斗收藏者的故事

■ W·奇斯·摩尔

作为一个喜爱烟斗、同时又恰巧喜欢马的人,我觉得马儿和烟斗实在是像极了。马儿天生具有社会性,群体生活使它们更健康、更快乐。烟斗虽然没有生命,但在这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作为烟斗收藏者,我认为它们被放在一起的时候更赏心悦目,收集它们也会让我心情愉悦。单独的一只烟斗,哪怕是由专业的、充满爱心的主人来收藏,仍然会像在田野中走失的马儿那样,让人感到孤单。

通常情况下,一套烟斗至少要凑足七支同类烟斗才能称得上是“收藏品”。我知道今天的收藏者通常比较富有,但也有例外。在我去海外旅行研究烟斗文化时,我既见过拥有大量财富的传奇般的收藏家,也见过财力有限的“菜鸟”,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特点:对烟斗充满热情。

谁是真正的烟斗收藏大家呢?他们在哪里,又是怎样的人?

说到传奇的烟斗收藏家,我立刻想起曾经拜访过的乌利·沃尔赫利。在烟斗收藏界,乌利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早在很多人开始涉足收藏之前,他就收集了博·诺斯、杰斯·科诺威奇、S·邦、塞柯斯滕、泰蒂·奴森、拉尔斯·依瓦森及其女儿娜娜·依瓦森等大师的烟斗作品。

他当时住在他的家乡德国,是名退休儿科医生。见到他之前,我在哥本哈根与一些烟斗雕刻师们共度了愉快时光。在哥本哈根待了几天之后,我启程去拜会住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乌利。他的房子在一座小山顶部,是一栋

上世纪 70 年代牧场风格的普通房子,周围是美丽的德国乡村风光,漂亮得像是一幅风景画。

乌利在家门口面带笑容迎接我。进屋以后,我发现房子的一面没有墙壁,只有一排落地窗,透过窗户,温暖明亮的阳光直射室内。

喝过一杯浓咖啡之后,我们开始把玩烟斗。乌利抽的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博·诺斯制作的象脚形烟斗;而我抽的则是科诺威奇制作的河豚形烟斗。随后他搬出了一箱又一箱收藏的烟斗。此前我曾欣赏过这些大师们的雕制烟斗,但在一个地方见到如此丰富的收藏还是头一回。

乌利的友善、谦逊和对烟斗收藏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他打开一瓶威士忌,在一打厚厚的唱片中找出一张他钟爱的莫扎特专辑,然后我们沉浸在午后阳光中,整个下午都在谈论烟斗和音乐。

更早之前,我也曾有幸拜访过另一位杰出的烟斗收藏家,不过那次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克·纽卡博,《烟斗梦的研究》和《烟斗梦的研究(续篇)》的作者,美国版的乌利——一个热情友善而且只使用石楠木烟斗的男人。

里克的收藏品相当出色。我们走进他的书房,就像走进了“名人堂”一样。和乌利一样,他很早就认识到制作精良的烟斗是艺术品的一部分。他有一支杰斯·科诺威奇制作的河豚形烟斗,造型几近完美,那些交叉划出的纹路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随后,我们坐下来谈论烟斗、音乐和人生。里克用科诺威奇制作的直柄烟斗抽起烟来,而我则用的是 S·邦制



图为德国烟斗收藏家乌利·沃尔赫利。

作的烟斗。

里克的兴趣不仅仅限于烟斗。文学书籍在书架上摆放着,原创油画挂满了墙壁。有趣的是,这个富有艺术细胞的里克,身体也十分强壮,曾经与阿诺德·施瓦辛格合作过。

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了不起的烟斗收藏者,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并不像乌利和里克那样出名。有些人很注意隐私,宁愿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有些人的藏品不如乌利和里克的藏品那样价值连城,我知道的其中一位“低调”的收藏者只关注那些“小众”藏品——GBD 牌、卡考姆牌、斯坦威尔牌……他对烟斗的热爱与里克和乌利一样,而且他的收藏品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

在最近的一次芝加哥展会上,我扫视了一下会场,被拥挤的人群所震撼: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男女老少汇聚一堂,他们都是遨游烟斗世界的爱好者。更令我振奋的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了烟斗收藏阵营中,上一代收藏者身上的热情被传递到了下一代。

下面是故事通常发展的套路:一个在大学的年轻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却深深爱上了烟斗,省下钱来买了价值几十美元的人生第一支烟斗。毕业后,他很快又买了价值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另一支烟斗,不过前者仍然是他的最爱。此后他收藏的每支烟斗,都会让他感到弥足珍贵……

江莉萍：人到四十 花季依旧



■ 欧阳忠

都说女人四十无奈花飞去,然而 2013 年,40 岁的江莉萍却因为“被迫”转岗,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又一个花季。

2013 年 5 月,已是不惑之年的江莉萍,突然对自己的明天迷茫起来——她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深入推进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她和其他两名

同事一起转岗担任客户经理。这对于江莉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江莉萍在烟草行业 19 年,长期从事人劳、专卖等工作,转为从事营销工作,可谓“两眼一抹黑”。然而,在家人和同事的鼓励下,她坚定了“干了就要干好”的信念。

担任客户经理以后,她特别努力,不仅追着谢旭等老客户经理和营销部主任杨沙讨教经验,还将更多的休息时间用在了干好工作、

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上。

江莉萍片区里有个零售客户叫岳远华,年近六旬,和老伴在南昌市上沙窝路经营粮油店十多年,之前总让女儿帮着从网上订烟。去年下半年,女儿到外地工作,老两口犯了愁,因为岳远华连鼠标左右键的用法都分不清,更别提从网上订烟了。2013 年 8 月,岳远华网上订烟出错导致一个周没烟卖,气得老伴打电话数落女儿,也向江莉萍抱怨自己不会用电脑误了大事。

得知岳远华的情况后,江莉萍单独为他开起了“小灶”,不仅走访时多到他店里看看,还经常利用午休时间上门指导。她还特意在鼠标上贴了“左右”两个字,避免岳远华操作失误。一个多月下来,岳远华能够独立操作电脑了。

“多亏了江经理,让我这个‘电脑盲’开了窍!”岳远华对江莉萍赞不绝口。

岳远华不知道的是,为了把刚接手的营销工作做好,自称“营销菜鸟”的江莉萍,把整个心思都扑在了市场上。为了帮客户订烟,2013 年夏天,她干脆把折叠床搬到了单位。

江莉萍片区有三家重点客户,因为白天没时间进行网上订货,往往要到夜里 11 点左右才开始订货。江莉萍的家离客户的店较远,每逢周一订烟高峰时段,她便住到单位的会议室,以便能及时解决客户在订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南昌市三经路经营烟酒店近 20 年的

胡国华,自 2012 年年底开始遭遇卷烟经营的“滑铁卢”:销量、结构全面下滑,规模也从原来的一级降到了五级。对此无可奈何的胡国华也失去了信心,干脆让妻子支撑小店,自己开车跑运输,做起了兼职。

见胡国华苦撑小店,江莉萍急在心上。她通过营销系统查看以往经营数据,上门拜访了解现状,认真分析根源,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原来,问题出在胡老板的经营思路上:由于总是固守老一套,跟不上形势,原本稳定的老顾客流失了不少,对新顾客又缺乏吸引力。于是她开出了“药方”:利用微信、短信等加强与顾客的交流沟通,同时积极把握新品上市契机,形成老店新亮点,努力把流失的老顾客请回来,并对新顾客加强引导。

在她的精心指导下,胡国华的生意蒸蒸日上,两个月过后,又跃升为一级户。像胡国华这样,经她精心指导“再度花开”重回重点客户阵营的,还有其他 11 家零售客户。

努力付出结出了硕果,2013 年下半年,江莉萍的片区销售业绩一路飙升。“真没想到,这个片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潜力!”此前负责该片区的客户经理谢旭,由衷地对江莉萍竖起了大拇指。

据统计,江莉萍自 2013 年 7 月接手该片区,从 7 月到 12 月,该片区的卷烟销量和增幅在东湖区局(分公司)名列前茅。

流年似水心澄净,花开花落花又放。40 岁又逢花季的江莉萍,对 2014 年更看好:用心付出,绽放光彩!

蜕变

■ 饶宇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只有无所畏惧地改变自己,不断地完美才能长出生命的翅膀,就像雏鹰不经历悬崖上的生死考验怎能展翅高飞?花蕾不经历风吹雨打怎能竞相绽放?

我是 2014 年进入烟草行业工作,在此之前我同许多人的经历一样,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只不过 2009 年一次决斗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在部队中得到了磨练自己的机会,使自己很快地成长起来。退伍回家后我曾经迷茫过,在当今高素质人才的社会中想谋求一份工作是难上加难,就这样我在这个社会中孤独地飘零着。直到去年参加了烟草公司组织的退伍军人入职考试,被派到湖南烟校参加岗前培训。结束后真正成为了一名烟草人,告别了飘零的日子融入了烟草这个大家庭。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我們必須在自身的不断努力中得到体现价值,在不断地磨练中发现意义。一只蝉需要经过蝉卵、蚁蝉、蛻皮、吐丝结茧、破茧成蝶几个阶段。每一个过程都是成为飞蛾的必经之路,无论少了哪一过程,它都将不再是蛾。同样,我们也只有不断经历生活的磨练才能逐渐成长起来,不断地像自己发起挑战才能登上顶峰。就好比现在的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问题,工作程序不熟,业务知识不牢靠,个人能力欠佳。但是我从没有灰心过。把每一次困难当做成功的垫脚石。在以后的工作中为自己加码,努力完善自己。把“诚实做人,扎实做事”作为指导我做工作的宗旨。注重自己自身业务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完善。不断跟新知识理论武装自己,以期能不断以新的方式和理念适应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一个人的成长是有一定过程的,蝴蝶的成长转折点叫做“蜕变”,如果能战胜自己的话,就是一只破茧而出的骄傲蝴蝶。我相信我会努力成为烟草营销那只骄傲蝴蝶,为烟草行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埋葬“烟屁股”

■ 刘江龙

由于年龄大了,领导安排我负责清洁工作。于是每天清晨,我都能够从会议室、更衣室或者是员工食堂扫出满满的一簸箕“烟屁股”出来。对于这些“烟屁股”,我是不敢轻易地就把它们倒掉的,不敢轻易地就让它们去和纸屑、废塑料袋等垃圾为伍,也不敢轻易地就将它们丢在草丛中,让它们在深夜里去聆听蟋蟀的惨叫声。因为我知道那些“烟屁股”,不知蕴藏着多少人的欢乐与忧愁,那些“烟屁股”,也不知包含着多少人对生活的无奈和人生的记忆……

年轻时,我也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瘾君子”,每天至少一包烟。为赶写文章,一宿抽过两三包香烟,根本就是家常便饭。那时负责清洁工作的阿姨,在打扫我的办公室时,总会质问我这是抽了多少烟啊?她不知道那些“烟屁股”里,有我构思的忧虑、布局的烦恼、下笔的艰辛。她很轻易地就将它们装进垃圾桶倒掉了,就像倒掉了一桶的不耐烦。面对她愠怒的面容,我只有报以苦笑。

后来,我恋爱了。常常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有坐在她家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大口吸烟。我知道等我走后,她会轻易地就将那些“烟屁股”倒掉的,她不知道那里面蕴藏着我的木讷和焦躁,还有我不甘于被说服的反抗,以及我没有倾露的心声和默默无语的表白。那些“烟屁股”会随风飘走我的木讷和焦躁,还有我不甘于被说服的反抗,以及我来不及倾露的心声和默默无语的表白,它们都不会知道会飘到哪里,去和谁做伴、去和谁诉说?

再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不得不戒掉吸了二十多年的香烟。当我有一天彻底地摆脱了香烟的束缚时,我才明白那小小的“烟屁股”,也不知消耗了我多少青春的光阴?于是兀自纳闷,我的青春激情与豪迈怎能交给那些小小的“烟屁股”来承载?

可是,这些小小的“烟屁股”啊,现在却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里。我每天都在清扫着它们,我知道更衣室的“烟屁股”,记载着工友们一天的劳累和辛苦;会议室里的“烟屁股”,则诉说着领导的发言,工人的反响;食堂里的“烟屁股”,有等待的焦急和温饱的期盼。对于这些“烟屁股,我是不敢轻易倒掉的,每次我总是择一僻静之处,刨一土坑,将“烟屁股”统统葬于坑内。同时暗自祈祷:安息吧!“烟屁股”,愿世间的“烟屁股”越来越少,人类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地球的空气越来越清新。

闫振忠：“烟标”收藏的快乐人生

■ 新华

“感谢烟标收藏爱好者闫振忠先生无偿提供了他收藏的呼和浩特卷烟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烟标。”这是《呼和浩特卷烟厂志》中的段话,在普通人眼中一个小小的烟盒是不起眼的东西,但能把上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的烟标收集起来装成册子,也算记录了一个特殊领域的发展历程。闫振忠,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一个年过花甲的烟标收藏爱好者,目前他已经收藏了近 8000 张不同的烟标。“我一定会把自己的爱好坚持到底,因为烟标已经完全融入我的生活。”老人笑呵呵地对记者说。那笑容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也感染着在场的记者。

童年“奠定”烟标收藏的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呼市街头,男孩子们娱乐方式就是玩三角。一群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用烟盒叠成三角形,谁的功夫厉害对方的“三角”就归胜利者。闫振忠就是儿时玩三角游戏的“常胜将军”,攒的烟盒多了,他渐渐喜欢上了图案美观、色彩各异的烟盒。至今回忆起和伙伴们玩三角的游戏,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的微笑久久地挂在嘴边。

“小时候时候留下的烟标有 100 多张,也算我‘掘得’日后收藏烟标的第一桶金。”1987 年,在闫振忠的记忆里是最难忘的一个时间点,他到呼市团结巷前去看邮票,发现小摊上摆着钱币、小人书,还有一些烟标。这一意外

的发现勾起了闫振忠儿时的兴趣。他的烟标收藏也是从那时真正开始的,而日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烟标让我上了“瘾”

闫老对他的烟标情结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像女孩爱逛商场一样,虽然不买东西但看看,问问价格,心里也感到很高兴。闫老所谓的“商场”就是各类收藏爱好者喜欢光顾的团结巷古玩市场。“从那次在古玩市场发现有人买烟标,之后每周六、日的早晨八点整都会准时去哪里看看。最难熬的要数冬天。寒冬腊月我就穿上厚厚的大棉袄,在小摊上看烟标。站的脚都没知觉了,就到附近的饭店里吃一碗面,吃完后就坐在那里取暖,等暖和后到市场上继续寻找自己的‘宝贝’。”

“除了下雨天摆摊的不出来,我才给自己‘放假’,其余时间我从不落过,就怕错过好的烟标。”闫老回忆到。

虽然每周准时去“淘宝”但大多情况下并没有收获。在小摊前空守了一个多月后,闫振忠终于淘到一些自己连做梦都想得到的烟标,当时他花了 140 元买了 50 多张烟标,不仅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而且还动用了自己的小金库的钱才买到这些烟标。他不敢对妻子说实话,搪塞妻子只用了几十元。妻子埋怨道:“花钱买一堆烂纸有啥用,咱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过得这么紧张。”闫振忠只是笑着“应对”妻子的唠叨。

“金诚所至”，珍品由来

在闫振忠收藏的烟标中有一张是绥远烟草加工厂的“青羊”烟标,为编写《呼和浩特卷烟厂志》,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据了解在呼市地区仅此一张。2000 年左右,闫振忠认识一个开旧书店的商人每逢周六、日就摆摊卖书,之前闫老已经花了 200 元买了这位书商 20 多张烟标。闫老得知这位书商有一张绥远烟草加工厂生产的“青羊”烟标,由于爱好所趋,他和书商经过多次商谈也没有谈妥。

闫振忠不甘心,一到周末他就去“拜访”书商,有一回,刺骨的寒风不时地钻进行人的衣服,闫振忠和书商整整谈了一上午。书商终于答应将自己的烟标卖给他,闫老高兴地开出 400 元的高价把把烟标捧回了家。

烟标“记录”真情

就像人们选择摄影来留住青春岁月一样,闫振忠收藏的许多烟标中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闫老指着一张 50 年代的“跃进门”烟标,向记者讲述着背后的故事。

闫振忠大弟第四岁,当时年仅七、八岁的弟弟由母亲领着上街去买东西。眼明手快的弟弟看到地上“躺着”一张哥哥心爱已久的“跃进门”烟标后,迅速地拾起地上的烟标,恰巧此时另一个男孩也看到了这张“跃进门”的烟标,他央求着弟弟把烟标送给自